

借读费取消了,新问题出现了……

2月2日,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表示,义务教育阶段借读费2009年起取消。这原本是件大好事,可原来的“游戏规则”突然被打破,借读费取消之后,学校乱收费又少了一个“挡箭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取消借读费在实施过程中,却变成了引发一连串新问题的“导火索”,比如,之前学校收取的在校生借读费该不该退还?如何退还?再比如借读费取消了,那从此学校就没有借读生了吗?这一系列问题将不少家长和学校闹了个措手不及。借读费,想说“再见”不容易……

“取消借读费”: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借读费,是针对学生跨省、市(地)、县(市、区)借读,占据了当地一定的教学资源所收取的费用。在海南省会城市海口,借读费的收费标准为初中每生每学期500元,小学每生每学期300元。

肖女士从海南万宁来海口打工了一年了,孩子在海口读书一直在交借读费,这对她说负担不小。自打在报纸上看到海南取消借读费的消息后,她十分高兴,不料到了开学,海口秀英学校依然多收了她孩子300元,收据上大笔一挥写着:借读费。

海口市农垦机械厂的退休职工老罗也被借读费狠狠“撞了一下腰”。他带着孙女报名上学,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二小学一共向他孙女收取了410元费用,其中300元是借读费,且不给任何发票。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二小学在大门口立起一个鲜红色大牌子,印着《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二小学致学生家长的公开信》,上书:“……农垦的学校将要移交给地方,不会再给学校设备投入。地方教育部门接手投入,



也不定是猴年马月的事。报纸上说今年不收取借读费,但学校一直未收到文件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通知。我们把本学期的借读费先收起来,如果政府另有政策,就请家长把借读费的钱赞助给学校,尽快地给每个教室配备上多媒体设备,尽早实现教育方式的现代化……”如此一番振振有词,令许多家长怒不可遏打起了投诉电话。

“我们接到了很多市民来电反映农垦部分学校仍然在收取借读费的问题。但由于海南垦区的教育移交工作仍在进行之中,部分农垦学校还暂不属于各地市地方政府管理。”2月10日,海南省教育厅计划财务处有关负责人说。海南省农垦总局教育局招生办主任吴岳庚也明确表示,“农垦系统停止征收借读费”可能要



十指连“金” 图/唐春成 新华社发

退还借读费: 怎一个难字了得

当“取消借读费”在海口各中小学校开展的时候,家长们发现,部分

学校除了“曲线救国”继续收取借读费,有的则对多收的借读费“吃了不吐”。

王女士一家几年前从江西来到海口打工,儿子在海口市第八中学上初中,2007年秋季她为孩子一次性缴纳了3000元借读费,“到目前为止才读了一年半,余下的1500元对我们一家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她向孩子的班主任了解退钱事宜,对方称没有接到上级关于退还借读费的文件或通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社会各界对取消借读费这一政策普遍表示欢迎和支持,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人员,他们迫切希望往年一次性缴纳的借读费能够退还。但遗憾的是,不少家长向学校讨要多缴的借读费,均失望而归。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受访学校对于这一话题也讳莫如深。

海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学校长对记者说:“在我们学校,每年能收上100多万元借读费。其中有70%是用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的,另有20%多作为福利发给老师们的。如果家长要求退还借读费,我们确实筹不出钱来。”

“这实在是一只烫手山芋。”海南省教育厅一工作人员透露,过去学校收取借读费上缴市县财政后,当地财政会拨回学校,由学校根据实际需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培训师资、添置办公设备等。钱已经花出去了,如何筹措资金,退还往年收取的借读费真的很难,“几乎所有的公办学校都在收借读费,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每年收取好几百万借读费,如果家长上门讨债,会给学校办学带来极大困扰,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海南省教育厅计划财务处林处长表示,多收的借读费如何退还,何时退还:“这个问题应该问各市县政府,由各县市政府解决,我们要求他们必须要按照省里的规定来做。”据了解,退还借读费的问题如何解决,各市县府仍在讨论中。

等得心焦的网友质疑:“取消借读费的政策是2008年年底公布的,至今两个多月了,仍迟迟定不下如何处理这‘多收的借读费’,到底是效率问题还是利益问题?再者,教育部门已经明确了是‘多收的借读费’,多退少补是常理,岂有‘能否退’之理?”

不单海南面临取消借读费后的种种困惑,省外学校也有类似的烦恼。江西遵义一些中小学校的校长表示,国家取消借读费是项很好的政策,学校也很支持,但往年学校都靠借读费弥补经费上的不足,希望政府能对学校进行一定的补助。该负责人认为,“如果不能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发展,政策一定不能有效执行”。

“没借读费,想把孩子 送进理想学校更难了?”

取消借读费,这一桩意在减轻家庭教育支出的民生举措,为何会引发一幕幕家长与教育界之间混乱的“金钱之争”?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归根到底,这是长期教育资源不均衡的背景下,新政出台后缺乏配套措施及时跟进,导致老

环境与新政策摩擦产生矛盾。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根据国家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招收择校生,自然不允许收择校费。但实际上,许多家庭有着极为强烈的择校需求,于是,“择校生”便披上了“借读生”的外衣,争相涌入优质学校。

如今,公办学校学位不足已是事实,很多学校校长是不希望再接收借读生的。“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后,学校干脆不再接收借读生才好。”海口一学校校长说,以前所招的借读生,其实多是“关系生”,学校越有名气,压力就越大。

“没了借读费,想把孩子送进理想的学校读书,是不是更难了?取消借读费后,借读费会不会用其他的名分重新再来?择校费、赞助费之类的巨额收费会不会继续涨价……这其实是我们最担心的。”几位家长忧心忡忡地说。网友“zhizi”认为,和几千元的借读费相比,动辄数万元的择校费才是大头,才更是让家长头大的经济负担,更应该取消。但时下话语权、定价权掌握在校方手里,取消借读费,将来可能要面临更大规模的择校热,且无法保证收费不以其他“捐资助学”的名目出现,费用会不会更大?

山西省社科院王青峰认为,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借读费,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配套改革,一是取消以户籍居住地为准入学的限制,二是从均衡师资和生源入手,均衡教育资源分配,这是根治择校现象的治本之策。

海口一些学校校长也认为,由于中小学布局不合理、教育资源不均衡等诸多因素影响,加之家长们望子成才心切,单靠借读费来控制择校现象是不现实的。现在“取消借读费”新政刚执行,择校现象有可能到今年秋季招生时才会凸显。就上述问题,迫切需要教育、财政等相关部门认真考虑,抓紧时间出台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加以解决。

据新华社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新闻时评

编辑 杨怀锁 陈培营 电话 67655277 E-mail:cpypy@163.com

扩招5万硕士不可忽视的前提

日前,教育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了《关于编制200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指出,200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将比上年增长5%左右;而国务院学位办处长任增林日前透露,教育部将增加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5万个,主要用于招收参加今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的应届本科毕业生,MBA、MPA等也在扩招范围之内。《(信息时报)2月26日》

看起来这样的扩招很不錯,一是缓解了大学生就业压力,二是让大学生们多了一条职业出路,三是读MBA的费用不菲,很能提高大学的“积极性”。但笔者以为,扩招的一个前提是教育质量能够得到保

证,如果现有师资力量没有本质的突破,扩招5万的大手笔很可能会降低“专业研究生”的含金量,于教育、于大学、于研究生都是不利的。

我国现在的研究生教育,一个很大的弊端是导师数量不够,很多导师带超过4名以上的研究生,有的甚至有10名以上。一位导师带一群研究生的弊端,已经越来越凸显,一些研究生抱怨,直到论文答辩的时候才能见到导师,还有一些“导师”干脆变成了“倒师”,把新招的研究生“倒手”给自己带的博士或者是年资长的硕士研究生去带。师资力量的不够,导致研究生教育呈现出“空”与“虚”的特点。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扩招5万专业并不宽泛的“专业研究生”,可想

而知,大学为了应对扩招,最快的办法就是:要么是大量将不具备导师资格的教师“扶正”,从而让导师变得满天飞,要么是让现有的导师多带学生,菜不增加,就多双筷子而已。

当年的大学生扩招,最终导致了大学生含金量的降低,如今,研究生扩招出大手笔,师资力量跟得上吗?当年扩招的大学,甚至出现过租用民房、招待所当教室、宿舍的怪现象。这些问题都能在研究生扩招中解决吗?有人戏说,现在的大学生如同上世纪80年代初的高中生,不知道以后扩招的研究生是否等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如果教育质量不能保证,扩招不仅不能缓解就业压力,也会直接伤害教育自身。

欧木华



漫画:公章劫

广州某公司打算建一个五星级酒店,竟然要盖1000个公章,最后干脆决定不建了。批一个项目要几百个公章,盖一个公章又要好多天,一个项目从报建到获批,得几年时间,人们以为,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遗风已近

乎天方夜谭了,孰料在市场化程度颇高的广州却依然存在,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如今经济不景气,政府不是鼓励全民创业吗?这道道公章藩篱,恰似一只只拦路虎,没有武松的功夫,哪个敢闯这“景阳岗”?那就先把这一个拦路虎清理了再说。

图/春鸣 文/言者

拍卖兽首与审慎对待文化遗产

从法国时间的24日清晨开始,大批法国华人聚集在塞纳河边的大王宫外抗议拍卖圆明园兽首,活动将持续3天。按计划,两件文物将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点拍卖。(2月25日《广州日报》)

拍卖圆明园“12生兽首”一经报道,便引起了国人的关注。民众被激发的民族情感与日俱增,两天内各大网站留言无数,网友纷纷痛斥英法联军当年的恶行,警示公众不要遗忘历史。

其实拍卖兽首铜像并不是那么可怕,至少它们还存在于世。可怕的是更多的遗产在不知不觉中被遗忘和消失。我不能统计,每天有多少种“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离开世界,每年有多少名胜古迹留下非自然的斑駁。名胜古迹,甚至是皇家庭院,数不清的脏乱的售票厅、购物厅、厕所、招牌、横幅,与屹立百年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和谐的美感和庄严的历史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我们从未将眼眸睁开得如此之大。即使关注,也只是走马观花的一瞥。

我觉得,一个民族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比一个民族祖先遗产的是否丰富或价值多少,更能展现文明与理性的一面。崇礼门大火之后,韩国文化遗产厅厅长俞弘波立刻向总统递交了辞呈,这便是眼前的一例。诚然,我们不是鼓励没有保护好遗产就去引咎辞职,但韩国人对遗产的态度

却给国人上了一课。

对待祖宗遗产的态度才是我的担忧之处,多少文物遗迹放在我们手里却不当回事,保护不力,展览不足,成天放在幽暗的地下室和保险库,许多珍品公众无缘一见。曾经,我们对韩国“端午申遗”是多么的愤慨,但时间令人健忘,我们的端午节依然如旧。

从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的起诉到游行抗议,国人表达了对流失被掠夺文物维护主权的态度。官方表态采取不回购策略,也维系了文物回归祖国的合法性。我们关注拍卖,但如何产生一种积极和理性地对待遗产的态度,兴许更值得全社会来思考和讨论。

王晶

文怀沙背后的大师解决法

近日,传记作家李辉先生爆“国学大师”文怀沙的料,说他涉嫌年龄、经历和学术水平造假。一个“国学大师”轰然倒下。也许很多人没想过,没了这位大师,还有很多人的日子会不好过。

文怀沙是何时戴上“国学大师”这顶高帽的,恐怕李辉先生现在也未弄清楚。获得“大师”称谓,除了文怀沙自己的努力与汗水外,还有一股力量,把他推上“国学大师”宝座,这就是消费“大师”的需求,是一股水滴石穿的“市场力量”。

大师是一种权威,有了大师,目的是搬出大师,以便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有一段时间,国内有一种不好的风气,有些人做了坏事就往河南人身上推。文怀沙到郑州演讲,宣示了一些“黄河是母亲河,中原文化就是母亲文化”,“骂河南就是骂自己的亲娘,而骂亲娘的人就是坏孩子”之类的高见,当地媒体即对他进行整版专访,见报标题就叫《国学大师文怀沙郑州演讲称骂河南就是骂娘》。人们在想象:大师出列,即可“横扫千军如卷席”。

我们现在是一个转型社会,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一时找不到解决之道,会有一种无力感。但我们也不想进行独立思考,探究问题的来龙去脉,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独立思考,公开讨论,理性探求,我们还比较缺乏这类习惯。这时候,有大师出列,自怀中取出定论,授以所谓锦囊妙计,使十年痼疾霍然而愈,可谓“一师定乾坤”,可谓省事省力。至于大师有多大说服力,也许别人未必真信服,但有人信服了,就可以把问题放下,算是达到了目的。

这几年,呼唤大师的声音不绝于耳,人们尤其呼唤“国学大师”。我们渴求国学大师,大概是因为这些年关于国学的争论很多,需要大师做出裁决、消除疑惑、指明方向。“闻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本是极大无边

的空话大话。可是谁家挂这么两句文字,就被认定为“国学大师”。以前,我们有很多这类“国学大师”,现在大师凋零,未免让我们和时代感到落寞。在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呼唤表示一种绝望,意味着有人等待着精神救援。

于是大师的供给应运而生,而且日渐兴旺起来,研究中国文史哲的人,年纪一大,把握机会说几句话,就有可能晋封大师。给某人戴上“国学大师”的高帽,报纸就可以推出整版专访报道,抓住了一事一地的话语权;记者完成了工作量,拿到了件件稿酬和奖金。文怀沙有了“国学大师”的名头之后,他的某些胡说八道就成了“妙语连珠”,成了金玉良言,成了中国人生存的文化话统。

“国学大师”成了一桩买卖,你给我大师名头,我给你报道事由;我给你大师高帽,你就要向读者和观众说点什么。文怀沙在郑州演讲后,当地媒体津津乐道,文大师有这么一种观点:中国人和人对骂时喜欢“骂娘”,以后和人对骂的时候,应该来一句“你爸爸的”。在凤凰卫视,其人居然神侃:“小流氓叫要流氓,大流氓不叫要流氓,到了皇帝那叫临幸。”而主持人也要求观众放下自己,“任凭他带着你云里雾里地去作逍遥游”。也就是,你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就只好闷在自己的肚子里。

这确实可以算一种“大师解决法”,但它只是“解决”了读者和观众,“解决”了市场,“解决”了话语权,而压根儿没解决真问题。这类格调低下的“大师”,居然要带领大家“去作逍遥游”,他们到底是要游向何处?

杨于泽